

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以鲁迅作品为例

刘航

德惠市第三中学

摘要：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小说阅读部分在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思维发展和品格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合理运用小说阅读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综合素质，助力其成为有文化修养的新时代公民。本文分析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研究——以鲁迅作品为例，强调教学内容的深度解析和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教师在小说阅读教学中提供可行指导，强化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未来，教师在实施这些策略时应注重创新性和灵活性，不断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培养出更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学生。

关键词：初中语文；小说阅读；鲁迅作品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4.05.198

引言

鲁迅文学作品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的关键内容。本文以“鲁迅”文学作品阅读为例，对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展开研究，分析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意义，阐述小说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教学策略，旨在为初中语文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鲁迅文学作品，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鲁迅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成为初中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深入阅读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还能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如何进行文本分析、批判性思考和文化价值的提炼。因此，对鲁迅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意义

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对学生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一，小说阅读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小说阅读内容丰富多样，从文学作品到科普知识，从历史故事到人物传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情节和背景知识。这些阅读素材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情节的能力。同时，通过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互对比、深入剖析，学生能够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品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并在情感、道德和行为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小说阅读，学生能够接触到多样化的文本，从古典到现代，从文学到非文学，这种丰富的阅

读体验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通过接触古代经典作品、名人轶事、民间故事等，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教材中，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在阅读不同风格和时期的作品时，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还能深入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特点，从而促进学生历史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其二，小说阅读教学有利于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对不同文本的解读，学生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学习如何基于文本内容进行合理推理与批判。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使其从多元的角度理解和评价所读内容，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其三，小说阅读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部编版教材在设计时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和兴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之更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这种个性化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其四，在教学实践中，小说阅读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合作和语言表达等能力。在教学实践中，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鼓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不仅使课堂更加生动有趣，而且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社交技巧。在与同伴的交流与合作中，学生学会倾听和尊重他人意见，并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二、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一）分析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

阅读小说，我们大部分关注的是小说的主要情节，经典小说往往前后情节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然而，当剥离出小说的情节因果链之后，我们会发现剩下的内容似乎可有可无，对小说的表达也不构成任何影响。这部分内容就是小说的非情节因素。

早在明末清初，金圣叹就对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对它有过全面充分的评点。陈果安教授也指出，大量非情节因素向小说文本的渗透，是现代小说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以一条江河进行比喻，奔涌向前的江水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江边的树木村落构成了主要故事情节之外的非情节因素。那么，非情节因素是否存在文学审美价值呢？

带着这个基本问题去研读这三篇鲁迅小说，发现三篇小说的非情节因素其实都渗透着作者的艺术匠心。比如，《社戏》中的“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虽是旁逸斜出之笔，却能读出“我”内心难以掩盖的对前往赵庄看戏的兴奋与期待。又如，《故乡》中“我”和闰土阔别重逢却陡然立起厚障壁是小说中的经典场景，除此之外，作者在后文还有一处与此相照应的闲笔——“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此闲笔见证着宗法礼教对人理性的捆绑——闰土与“我”既无话可讲，也不能长时间相处了。再如，《孔乙己》的开篇“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看似无意宕开一笔，却道出二十多年后的物价飞涨，市面萧条，暗示了二十多年后落后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只此一笔，就显现出了小说深刻的写作背景。

基于以上发现，将非情节因素与鲁迅小说的关系进行提炼，可以得到鲁迅小说专题单元的核心概念之一，即非情节因素是鲁迅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在比较中探究人物关系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小说都非常经典，许多小说不仅社会背景广阔、独特，而且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鲁迅小说中有大量次要人物，我们将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次要人物在文本语境中与主要人物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几近相同的人物气质或个性）、相互对立关系（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或气质）或者对立统一的关系（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表面上矛盾对立，实则有着近似的性格或气质）。

《社戏》一文中，“我”、双喜、阿发以及六一公公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桂生、阿发的娘和八公公等是小说的次要人物。虽然这些次要人物出场不多，但都体现了他们淳朴大方、热情好客的一面，其与双喜、阿发、六一公公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小说中的外祖母与母亲，一个疼爱外孙，气恼“家里的人不早定”，一个孝顺长辈，生怕“招外祖母生气”。他们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个人形象映衬在众人身上，产生群像效果，更显平桥村人与人之间友善、淳朴、和谐的人情质朴之美。

《故乡》中宏儿和水生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正如“我”与少年时期的闰土，主次人物间构成相互映衬的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似乎形成一种循环。通过这种相互映衬的关系，传达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与无奈。

《故乡》中对“我”儿时的朋友有一笔带过的描写：“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儿时的朋友与少年闰土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我”和这些朋友一样，都被束缚在高墙之内，物质生活虽然富足，但精神世界远不及闰土鲜活有趣。正因为这种对立关系，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我”与少年闰土的大量对话中，身份低微的闰土反而占据话语主导权。而“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一句对水生的形象刻画虽然简约，但传递出来的信息很重要。水生如同翻版的闰土，然而闰土出场的时候是“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说明闰土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当初。通过这两处描写可直接推论出，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社会风雨飘摇，广大中国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孔乙己》中的次要人物基本都与孔乙己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这些围绕在孔乙己身边的人物像一块块冰冷的砖，他们用冷漠人性堆砌高墙，将孔乙己阻隔在外。比较特殊的是，“我”和短衣帮其实和孔乙己一样都是社会底层的受迫者。确切地说，“我”和短衣帮与孔乙己之间表面上看似矛盾对立，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内在气质。从这样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学生更能感受到鲁迅对人性的绝望，麻木不仁、冷漠自私已侵入当时各阶层的骨髓，提升阅读教学的效果。

（三）通过推论挖掘隐藏信息

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借助故事情节

和环境反映社会生活的文体。小说阅读需要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整体感知小说内容，运用推论可以帮助学生有效理解文章。推论这一阅读策略主要表现为直接推论、回溯推论和问题推论三种形式。直接推论的基本模式即文本信息→得出结论。回溯推论的基本模式即呈现结论→分析原因。问题推论的基本模式即提出问题→寻找依据。

《社戏》中两处写“钓虾”，一是开头处写“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二是结尾处写“下午仍然去钓虾”。通过两处“钓虾”可以看出“我”受到的特殊优待。还有两处写少年们的分工，一是前往赵庄的时候：“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二是偷完豆之后：“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豆。”两处分工能看出少年们的周到体贴。人情和美就通过这不经意的笔触体现出来。

《故乡》写道：“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闰土送给“我”的贝壳和鸟毛是“我”极其渴望和珍视的，多年以后还记得十分清楚。而“我”送给闰土的东西却没有写明。“我”在送闰土礼物之前，是否站在对方角度用尽心思去准备？通过这一文本信息，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是，两人的关系在少年时期就隐藏着可能当事人都未察觉到的不平等。

《孔乙己》开头写掌柜的嫌弃“我”样子太傻，让“我”在外面侍候短衣主顾。原本掌柜的给“我”安排了羸水的任务，因为短衣帮的严重监督，“我”干不了这事，便改为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了。“我”的职务转变跟主要情节没什么关系，但由这一次要情节可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因为“我”工作单调无聊，只有孔乙己到场的时候才可以笑几声，所以哪怕二十多年后再回忆起来也印象深刻，使小说有了基本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塑造了掌柜的黑心重利的人物形象，与后文掌柜的冷漠言行保持一致性。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买酒，寥寥几句对话中却特意强调“酒要好”，也照应了前文提到的“羸水”行为。“酒要好”是孔乙己最后的卑微恳求，更加重了人物的悲剧化意味。

问题推论的模式在于先提出问题，然后回到文本寻找依据。《故乡》中的“碗碟之谜”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偷埋碗碟的人到底是谁？作者没有明说，读者有各自的解读。有人认为杨二嫂是偷埋碗碟的人。因为她爱贪小便宜，之前就顺手把母亲的一副手套拿走了。她有可能埋下碗碟，然后以此居功，找借口拿走“狗气

杀”。也有人认为是闰土偷埋的碗碟。因为闰土曾去厨下炒饭，并要走了草灰。碗碟若是闰土偷拿的，便更具主题上的悲哀意义。还有人认为是“我”或宏儿偷埋的，“我”同情闰土，又不想让他觉得被施舍。“宏儿”也有可能，他知晓水生家情况所以偷埋碗碟，又或者这是两个孩子玩的游戏。不管作出何种解读，关键在于文本依据是否足够有说服力。

《孔乙己》结尾处写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究竟是死是活，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寻找依据。“我”最后一次见孔乙己，他的腿被打断，不成样子，已失去基本劳动能力，存活希望不大。前文交代，孔乙己品行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并且跟掌柜的承诺了回回还清，然而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孔乙己“的确”死了。而“大约”的推测，又恰恰显现出没有任何人关心孔乙己的生存境遇，没有任何人在乎他是死是活。可见，问题推论的过程是对文本的再次解读的过程。

（四）分析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

恰到好处的议论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依据已有知识和经验，议论性话语往往是直接表达作者情态的话语。鲁迅先生正是借助议论性话语表达自己对人、对事的情感态度，并为塑造人物或揭示小说主旨服务。如《社戏》结尾通过议论表达社戏之美不在其本身，而在于人情之美。《故乡》结尾处关于“路”与“希望”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直接体现作者的思想水平，同时对提升小说的艺术境界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结论

在初中语文的小说阅读中，鲁迅小说可供挖掘的教学点很多很杂，单篇精讲难以让学生对鲁迅小说形成系统且深入的认识，文章分析了鲁迅小说的教学策略，可实现思想的交融与碰撞，帮助学生习得阅读策略，促进指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培养的阅读学习的真正发生，从而使学生成为独立的阅读者，提升语文小说阅读板块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1] 谭维河. 初中语文教材鲁迅小说中人物语言个性化管窥[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23, (02): 18-22.
- [2] 杨荣. 小说阅读视域下初中语文小说教学研究——以鲁迅作品为例[J]. 语文天地, 2023, (01): 62-63.
- [3] 郑珊. 《孔乙己》支架式小说教学设计[J]. 文学教育(上), 2022, (06): 104-106.